

悬疑类型片里有“双面人生”

张子枫马伊琍展现青春蜕变

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

票房失利口碑尚可

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以花样滑冰为独特载体，剥离了优雅动人，反而充斥着悬疑、惊悚，影片深入探讨了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与成长。单亲家庭中长大的江宁正为职业生涯的最后机会拼命训练，不料天才对手钟灵横空出世，夺走了母亲兼教练王霜的青睐，一场“杀人”意外的到来，令故事的走向愈发扑朔迷离。行至结尾，谜底才得以浮现，钟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，她是江宁高压之下所产生的精神幻觉。江宁拼命也要拿到冠军的执念和野心，与现在所遇到的瓶颈和危机感所产生的剧烈矛盾，集中爆发于“钟灵”身上。

早在正式公映前，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就因入围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平行单元而引发广泛关注。目前影片上映19天，累计票房2786.3万元，与同期上映的《长安的荔枝》等影片存在较大差距。不过影片口碑尚可，网络平台开分7.4分，不少网友评价其为“完成度高的类型片”“前半段尤其出色，全程贴近镜头的特写符合心理惊悚的视听表达”“最难可贵的是镜头和叙事节奏都颇为克制”。也有部分观众认为该影片与知名影片《黑天鹅》较为相似。就影片的一些设定而言，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中确实有一些《黑天鹅》《我，花样女王》等同类作品的影子，但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对母女关系的刻画显然下了一番功夫，同时将竞技体育的残酷、女性的执念和野心赤裸裸地呈现在大银幕上。

母女二人互为镜像

影片以悬疑惊悚的调性，刻画了一位野心勃勃的母亲与一个竭力保持“主体性”的女儿，在极端对抗中撕扯出人性的复杂褶皱。“她说她是王教练，王教练想要的是一个冠军，你还能给她拿冠军吗？”钟灵的这句台词，恰是影片中王霜、江宁母女二人的核心矛盾所在。

在母亲兼教练王霜的眼中，江宁是血脉至亲，更是斩断自己职业生涯的利刃，只有江宁赢得冠军，才能抚平自己积年累月的不甘。她试图将女儿打造成理想中的“自己”，把“花滑冠军”的意志“种植”在了江宁的性格里，一直将江宁的优秀和成功视为自己努力培养和牺牲自我的结果。她的这种期望实际上是对自我的一种满足和补偿。

作为花滑选手的江宁，其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是非常艰辛并充满挣扎的。江宁小时候体验过作为“花滑天才”的荣耀，她无法接受自己身体发育后的“平庸”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，她被迫将自己个体性的情感诉求压抑，成为母亲实现梦想的工具。江宁的训练贯穿全片，她足够刻苦勤奋，甚至达到一种“自虐”的程度，却始终没有回报，在母亲严苛到窒息的训练下、一句句打压呵斥下，她逐渐迷失。被替代的恐惧与焦虑，让她原本脆弱的神经越绷越紧，日日处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之下，不断出现幻觉，几近崩溃。直到片尾，她才明白，“我从来都不是为了你而滑冰的，我想要赢。”

《花漾少女杀人事件》中，无论在训练室，还是在冰面上，整体色调都偏冷，江宁与母亲王霜也总是黑发黑衣，沉默肃然。“假想

敌”钟灵却拥有一头飘逸红发，有天赋，有魅力，与江宁形成鲜明对比，体现了江宁对自由自在青春生活的向往。影片中，江宁的性格变化大致经历了“被束缚、不断挣扎、自我意识觉醒、彻底摆脱、获得精神解脱”几个阶段，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，她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。

角色塑造更进一步

正如网友所说，“张子枫与马伊琍的搭配意外和谐，两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博弈营造出了窒息感。”张子枫与马伊琍很好地驾驭住了复杂的母女关系与幽微的人性表达。尤其是对于张子枫而言，坚定、果断，甚至对自己狠到有些决绝，这样的表演和状态，在她过往的角色序列里并不常见。她表示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。“我在她身上看到‘野心’，就是‘我想要赢’，我想要我所有的付出有一个结果。”

这种正视“野心”与“欲望”的心态，深深打动了张子枫，不只是接演这个角色，江宁也给当下的她注入了更多能量和勇气。“至少在拍戏这件事上，我会开始正视自己的‘野心’。比如想演更好的角色，想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想让自己做得更好。”张子枫说，“当我做得不错的时候，我也会告诉自己：你确实挺好的。”

导演周璇豪同样对两位主角的演技表示认可，“子枫读完剧本就很喜欢，而且她不断突破自己的特质与角色很契合，她和江宁都是极致专注的人。”与马伊琍合作，是一个共创角色的过程，“剧本里的王霜，比电影里呈现得要狠一些。但马伊琍老师给予了角色母亲层面上的柔软，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或者共情这个角色。”

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

敬老从心开始，
助老从我做起

孝心不是应景之谈，
而是真切地陪伴

齐鲁晚报